

軍事革命後的智利政局

王建勛

壹 智利的軍事革命

一九七〇年九月，社會主義黨領袖阿萊德（Salvador Allende）通過自由選舉，當選智利總統而執政。自此，智利左翼聲勢日形浩大。阿萊德推行「馬克斯主義」實施不少的社會與經濟改革，但由於資金缺乏、外債重壓、供求失調，以及國有化等所導致的經濟混亂，不可避免的使智利走向惡性通貨膨脹的道路。而後，改革遭逢失敗，物質更感缺乏所引起的社會不安，左、右兩派的鬥爭即在街頭出現。社會黨、急進黨和共黨等組成的聯合政府，日愈分裂，信心動搖，更無助於消除通貨膨脹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右翼、中間派、大小企業家結成幾乎無法抗拒的力量。最後勞工羣衆與家庭主婦亦參加了反抗。在極度混亂情勢中，憎惡「馬克斯主義」的軍事將領們，終於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以協調一致的行動推翻了阿萊德政權。

貳 智利的軍事統治與民主要求

阿萊德政權被推翻以後，四位軍事首長組成執政團接掌了政權。軍事執政團是以陸軍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為首的包括海軍司令麥汀納（Jose Toribio Merino）、空軍司令加斯曼（Gasten Leigh Guzman）、保安部隊司令曼杜沙（Cesar Mendoza）等四位軍事首長所組成。

陸軍司令皮諾契特是一個職業軍人，服役陸軍有四十餘年之久。他曾任智利軍事作戰學院教官、副校長、陸軍第二師參謀長、首都聖地牙哥軍事指揮部司令。一九七二年十月，他不滿前陸軍司令普拉特（Carlos Prats）過

份支持阿萊德的左傾措施，而與軍方分裂。他聯合海軍和空軍司令，迫使普拉特辭去陸軍司令及國防部長兼職，然後以武裝部隊包圍總統府，要求阿萊德辭職，而負起改變智利的歷史，把智利及全國人民由「馬克斯主義」桎梏中解救出來的責任。

皮諾契特所領導的軍事政府，不僅憎恨「馬克斯主義」者，並且亦不喜歡所有政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軍事政府頒令禁止所有政黨活動。根據這項命令，軍事政府反對馬克斯主義、反對任何政黨、反對參政、反對國會，亦反對新聞自由，把智利完全置於軍事統治之下^①。他們為根絕「馬克斯主義」之影響，大事搜捕左派份子，並且為排除所有不被軍事政府所接受的政治思想，而監禁無法估計的政治犯。

智利的政黨如右翼的「國民黨」、中間路線的「基督教民主黨」雖然都曾支持過軍事將領們推翻阿萊德的左傾政權，但他們原期望軍事政府在一一定的期限內，能够恢復憲政的實行。尤其是智利第一大政黨「基督教民主黨」，一開始即聲明不承認軍事領袖們有充份的權力在智利實施一種政治體制。該黨領袖、前參議員艾爾文（Patricio Alwyn）說：基督教民主黨不接受軍事政府有關改變智利憲政體制的任何指令。爲了反對軍事政府繼續執政下去，艾爾文在一九七四年一月致函給皮諾契特，表示該黨拒絕以他個人的意志代表官方的意見，並且反對他對「基督教民主黨」亦採取強制行動。他認爲從軍事政變以來，軍方要改善智利的社會、經濟與道德環境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極端的剝奪人民權利與恐怖的鎮壓，在建立一個和諧的政治目標來說，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他指出，在壓制中不可能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在恐怖中不僅失去所有民主政治的活動，並且其所引起智利人民的反感，更容易造成「馬克斯主義」的復活。三月，艾爾文以私人關係與內政部長波尼

拉 (Oscar Bonilla) 將軍接觸，從事非正式的談判。波尼拉認為以往智利過度的尊重人權，而造成今天的極端發展。他拒絕了艾爾文的要求，是因為基督教民主黨反對軍政府，所以亦被禁止活動。由於軍政府不改變態度，基督教民主黨與軍政府之間，甚而資本家與軍政府之間的裂痕逐漸擴大^②。他們對於軍政府的失望，基督教民主黨的前駐美大使杜麥克 (Rodomiro Tomic) 認為只有等待軍中產生一支自由的力量，而前總統佛瑞德 (Eduardo Frei Montalva) 更悲觀的擔心着軍方會對政黨採取無情的摧殘。

一九七四年六月，皮諾契特被軍事執政團推選為總統。他宣布軍事統治將繼續五年、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他明確的表示在軍事統治時期不舉行任何選舉，無論是左派或右派都繼續禁止活動。七月，皮諾契特改組他第一次出任總統後的政府^③；原內政部長波尼拉將軍改任國防部長，彼納維地將軍 (Oscar Benavides) 接任內政部長，卡瓦赫 (Patricio Carvajal Prado) 海軍將領出任外交部長，慕桑地 (Hugo Musante Romero) 將軍出任司法部長。另外三個文入部長是經濟部的里尼茲 (Fernando Leniz)、財政部的卡姆斯 (Jorge Cauas)、經濟協調部的薩亦茲 (Raul Saez)。政府改組後，新任國防部長波尼拉即未再公開露面，基督教民主黨與軍政府的接觸亦告中斷，所以此次政府改組更加深了國內政治上的僵持局面。

叁 智利政治犯問題的國際反應

自智利軍事政變以來，軍政府究竟拘捕和羈押了多少政治犯，實在難以找到一個確實數字。根據智利軍政府內政部的公報，軍事革命以後，曾有六千六百人被拘捕，有五千九百人獲釋放，只有一千六百人被監禁，其中有廿九名外國人。根據外國外交官員的透露，在政變中死亡的即有一萬人。政變之初被處決的有一千人。在智利廿五個省份，每省至少有一千囚犯，總數約有三萬人遭到逮捕和審訊^④。另據「國際大赦組織」在一份長達七十九頁的報告中說：估計在智利軍事政變中，遭殺害者為數由五千至一萬人，而未經審訊遭扣禁者為數六千至一萬人之間^⑤。另外一些報導說，聖地牙哥國家體育場曾羈押了七千人，但經過審訊後大部份已經釋放，只有一些重要政治犯包括智利共黨書記卡瓦蘭 (Luis Carvalan)，前阿萊德政府的高級官員、

和一些左派份子一千餘人關在智利北部的達烏松 (Dawson) 小島上面。至於死亡的數字，根據智利保安部隊長貝亦薩 (Ernetto Baera) 表示，在推翻阿萊德政權同年，從一九七三年一月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有七百四十二人死亡；從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至一九七四年五月有五百人死亡^⑥。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皮諾契特在聖地牙哥舉行的軍事革命一週年紀念大會上告訴民眾說：除少數較為嚴重者外，所有政治犯將獲准流放，永遠離開國家土地^⑦。雖然皮諾契特首次公開談論政治犯問題，但是他遲遲不採取實際行動，相反的，國會仍在關閉、政黨仍被禁止、新聞仍被管制，軍隊及警察仍繼續到處搜索反政府份子。因而智利「基督教民主黨」抨擊軍政府是「法西斯主義」，右派「國民黨」副主席亞歷山大 (Gustavo Alessandri) 在一封公開信中，指責軍政府的鎮壓是「恐怖主義」。而左派的「人民統一陣線」在秘密中起草一個文件，在他們共同聲明中呼籲智利人民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聯合陣線。他們主張所有左派及民主力量團結爭取民權，以結束法西斯主義的「殘殺」、「迫害」、和「不平等的壓迫」。

國際間的反應亦同樣激烈。前基民黨農業改革委員會主席康卡爾 (Jacques Chonchol) 在逃往巴黎以後，在其書面聲明中指控智利軍政府的「法西斯主義」統治，已成為智利人民的主要敵人。他主張以一個廣大的聯盟政策，以政治和武裝的力量推翻軍政府。阿萊德總統夫人 (Hortensia de Allende) 和數百名逃出智利流亡在西歐、北歐以及加拿大的難民更呼籲國際間不要援助智利軍政府。因而國際間的人權和司法機構對於智利軍政府不停的鎮壓表示非常關切，在倫敦、瑞典、羅馬、巴黎等地還舉行了反對「智利大屠殺」的遊行示威。

到了一九七五年一月，皮諾契特再度聲明，如果墨西哥願意接受，智利將釋放二百名政治犯。「國際紅十字會」和人權組織則列有三百名智利政治犯，要求其他國家能够接受。一九七五年三月，七十二個國家的國會議員組成的國會議員聯合會，在日內瓦聲明智利違反正常司法程序處理政治犯，而要求保護人權，無條件的釋放。這些來自於國際間的反應，政治犯問題不但困擾着智利軍政府，並且其所引起國際間的反感，亦失去了國際間的援助，使智利愈來愈為孤立。

肆 經濟危機與國際援助

一開始，智利軍政府就宣布把阿葉德時期無償沒收的三百多家國內私營和外資經營的企業，完全交還給原主。徐曾經由智利國會一致通過收歸國營的美國安那康達（Anacond）、肯奈柯特（Kennecott）兩銅礦公司以外，所有在阿葉德時期收歸國有的大企業一律給予補償。然後，軍政府又把十二家國營銀行的股權與私人，並准許外國銀行再度在智利經營。為表現軍政府實行自由經濟，打開國際間的經濟關係，一九七四年七月改組政府的時候，特別啓用了三名文人來主持財經部門，以作為自由經濟的象徵。然而智利經濟的混亂，首先就表現在軍政府內部的政策上。

一、在阿葉德垮台前夕，智利的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五百。在物價飛騰與工資固定之間，購買力急劇下降。然而軍政府一開始就要建立「真正的價格」，乃廢止以往對企業者的補貼和限價，使價格隨着市場的供需來自由訂定。因而沒有控制的物價繼續大幅上漲，大眾消費能力更為降低。在一九七四年初，消費物價指數已達三七六%，而一九七四年底就昇到五〇四%。糧食、麵包、油、糖等價格較一九七三年又上漲了數倍。

二、智利一九七三年的國民生產增加率已降到最低點百分之三。軍政府原期望一九七四年能够使國民生產增加。然而一般估計，國民生產增加率在一九七四年並沒有超出百分之五。農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十七，礦產增加百分之十九，但工業生產則急劇的下降。工業生產衰落，國內工業品更無法與國際市場競爭。軍政府採保護主義，提高關稅。不僅關稅收入減少，資金與技術大量外流。因而，由於購買力的喪失，外資的短缺，國際市場的消失，以致在聖地牙哥、Concepcion、Valparaiso等重要工業區的中小企業都面臨破產邊緣。

三、軍政府為求公共財政健全，一方面鼓勵私人企業，提高稅率，而另一方面又防制獨佔或經濟力量集中少數人之手。在行政部門實行緊縮，大量裁減人員，在一年中有數萬人被裁減。但是一九七四年的財政赤字仍達三〇%（約四億美元）。並且佔智利總輸出百分之八十的銅，雖然一九七四年的生產較一九七三年增加，但由於國際銅價一落千丈（從一·六〇美元一磅

軍事革命後的智利政局

降到〇·六五美元），而使國家財政更為困難，預料一九七五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十億美元。其所引起的惡性通貨膨脹比起阿葉德時期還要嚴重。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遭逢經濟蕭條，外資與國際間援助更為重要。但是資本家們都不喜歡蹣跚在恐怖與鎮壓中的政權。國際間的援助亦要看對方的政治環境。所以智利軍政府拒絕放棄軍事鎮壓，所引起國際間的反感，而使智利的經濟完全受着政治因素的影響。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軍事革命，推翻了阿葉德左傾政權，曾立刻獲得美國的支援。美國首先解除以前凍結的國際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並給予新的援助。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九千五百萬美元、國際開發銀行的三千萬美元、世界銀行的一千三百萬美元。巴西、美國、阿根廷共提供新的貸款一億四千六百萬美元。

智利軍政府在起初，原計劃依靠國際間的援助，在三年內使智利的經濟復甦。但是智利軍政府的強力鎮壓雖已使社會安定下來，却失去了國際間的援助。由於經濟繼續惡化、人民生活大幅度降低，工人的失業，顯示智利軍政府已把一個有效的經濟市場解體。一九七四年間，世界銀行先後提出兩個報告，指出軍政府面臨的經濟危機已不下於阿葉德垮台時的惡劣情況。在美國政府中，季辛吉最為支持智利軍政府，所以季辛吉期望智利減少軍事鎮壓，改善國際間的不良觀念，而能獲得國際間更多援助^⑧。祇是當揭發季辛吉領導中央情報局干預智利內政，致造成阿葉德垮台的時候，季辛吉對智利軍政府的支持已失去美國國會的信任^⑨。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大幅削減對智利的軍事及經濟援助，僅同意保留八十萬美元作為智利軍事人員訓練的費用^⑩。而西歐與北歐國家譴責智利摧毀人權、虐待政治犯，不但阻止對智利提供新的貸款，並且還迫使智利軍政府歸還已到期的債款。

當阿葉德政府被推翻的時候，智利已積欠外債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至軍政府成立，其外債數額繼續增加，迄今已超出四十億美元。在這些外債中，美國幾佔一半。在以前，由於阿葉德拒絕對國有化的美國銅礦公司給予補償，美國曾拒絕智利要求延緩外債償還期限的談判。軍政府為減少外債的壓力，與美國協議補償美國銅礦公司在夏拉爾（El Salvador）和朱基卡瑪達（Chugucanata）兩個銅礦的損失。一個補償六千三百萬美元，一個

補償一億八千萬美元，分九年給付。但是一些歐洲債權國如荷蘭、瑞士、西德、比利時、丹麥、挪威、西班牙、法國、英國、瑞典等國家却要求智利恢復人民權利的保障是為獲得國際支援的重要條件。所以雖然智利軍政府要求與債權國在巴黎進行談判，但一些歐洲國家則要求智利償還已到期的七億六千萬美元（其中二億美元為利息），並杯葛原定一九七五年五月六日在巴黎舉行的會議。

伍 展望

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智利軍事政變與一九六四年的巴西軍事政變，其性質都是一樣；一些軍事領袖們為挽救共黨赤化的危機，而担負起國家重建的責任。顯而易見的，智利軍政府一開始即有意效顰巴西，祇是智利不像巴西那樣能吸引外資，更沒有巴西那樣豐富的天資源和廣大的國際市場。所以根本不同的是智利除了有工會與政治鬥爭的傳統，却沒有巴西一樣的經濟潛力。從經濟觀點言，智利軍事統治的遠景是很難獲得今天巴西的成就。

通貨膨脹、國際市場不振與國內工業的衰退，當前智利的經濟情勢較一九七三年更要危急。一九七五年三月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今年智利的通貨膨脹將超出百分之六百。而經濟危機所引起社會的不安，國際金融機構更不願冒險提供新的貸款。由於智利政治與經濟不能穩定，亦影響着智利與鄰國結盟的關係。智利軍政府領袖們，原希望美國和巴西共同保衛安第斯山脈國家的安全，使安第斯山脈國家結成聯盟以抵抗共黨的滲透。但是巴西為保證自己的經濟發展已轉向中東，美國不願得罪更多的國家來支持智利在南美洲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在這方面的失望，智利軍政府曾試圖以反對祕魯的民族主義政府來引起美國的注意。結果祕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等安第斯山脈國家更熱衷加強與古巴的關係，而與智利的目標愈來愈遠。最近墨西哥斷然的與智利斷絕外交關係，對智利軍政府打擊更大。

智利軍政府面臨內外政策的嚴重失敗，在軍中已引起分裂，有者主張政治開放，有者主張與基督教民主黨合作。而前陸軍司令普拉特在阿根廷被刺殺，亦引起軍中不滿，認為是皮諾切特的恐怖謀殺。軍政府為緩和情勢，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再次改組政府。此次政府改組的特色就是有七位文

人入閣^①。很明顯的，軍政府改組有兩個目標：其一是希望把軍事政變十九個月以來的經濟惡化情勢扭轉過來；其二是軍政府的強力統治已告失敗，而必須在改變政府陣容，給予國際間一個新的印象。然而實際上，七位文人都長都與政黨無關，對於各政黨而言，仍難平復他們對軍政府的不滿。當前華盛頓仍期望智利軍政府釋放政治犯、取消對政黨的限額，解除戒嚴。問題是雖然由於軍政府的徹底掃蕩，已不再有左派份子顛覆威脅，但是軍中忠於前陸軍司令普拉特將軍的份子，仍使軍政府領袖們感到戒懼。無論如何，智利如想獲得國際間援助，拯救面臨崩潰的經濟，政治自由化仍是軍政府的重要課題。

註① Jan. 1974, Current History.

註② Dec. 2, 1974, Le Monde. "La rupture semble totale entre la junte et le parti démocrate—Chrétien."

註③ July 12, 1974, Le Monde. "Un nouveau Gouvernement est constitué."

註④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法新社聖地牙哥電。

註⑤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合衆國際社倫敦電。

註⑥ July 12, 1974, Le Monde.

註⑦ Santiago, Chile, Sept. 11, 1974 (AP). China Post.

註⑧ March 1975, Le Monde diplomatique. "La junte chilienne sous pression."

註⑨ Sep. 13, 1974, Boston Globe.

Sep. 26, 1974, Newsday.

註⑩ Oct. 10, 1974, Le Monde.

註⑪ 第二次政府改組七名文入部長是：經濟部長 Sergio Castro，財政部長 Jorge Cavas，經濟協調部長 Raul Saez，發展部長 Francisco Soza Cousino，司法部長 Miguel Schweitzer，公共工程部長 Hugo Leon Puelma，國宅部長 Carlos Graniffo。